

卷六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
 蓋此數
 語中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寶琴零落金星滅
 一佳人體似酥
 當時歌舞人不回
 暗怪教君骨髓枯

簫箏不響歌喉咽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為今日西陵灰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雖然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離桃整
然亦有
理

金瓶梅

五卷

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脫脫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丟了罷了。難
為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
是為他不爭。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也不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
買賣也不好。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邊去。他
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他要他這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
才打發他離門。離戶。常言道。剪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
再不生。就是你也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
醉方醒。正是一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六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遁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

詩曰

玉枕經年對離別 登臺北望烟雨深

與君形影分吳越 回身哭向天邊月

又

夜深悶到戟門邊 却進行廊又獨眠 閨中只是空相憶

魂歸漠漠魄歸泉

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又變了卦。到次日那來旺兒收拾行李。伺候
到日中。還不見動靜。只見西門慶出來。叫來旺兒到根前說道。我夜間想

情急而
此禍臨
人往
住如此

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去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應前大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堵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箇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說得切你乾淨是箇種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在

不定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立起箇旗杆來，就是箇謊神爺。我再不信你。

聖中
器戲
妙去

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到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留下

他家門首尋箇買賣與他做罷。婦人道：你對我說尋箇甚麼買賣與他做。西門慶道：我教他搭箇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拿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箇主管在家門首開箇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是好處。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老婆道：恠賊黑囚，你還嗔老婆說一畝就撇了井。

勢必爭
上誘之
不得不
應局

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已休再吃了酒口裡六
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中尋夥計去也于是走
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
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
醒正朦朦朧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
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
到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雪
娥看見甚動靜來通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前面就弄鬼兒忙
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
拋出一條橈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嚮曉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
右閃過四五箇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

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
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
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
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
生好賤人難度這廝真是箇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
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
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卽押到房中蕙蓮正
在後邊同玉蕭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
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
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
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

情急而
此福臨
人往
往如此

世中
常感
其苦

來你纔打杭州來家多少時兒，又教你往東京去，忒辛苦了，不如叫來保替你罷。你且在家歇宿幾日，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尋一個與你做罷。自古物聽主裁，那來旺兒那裡敢說甚的，只得應諾下來。西門慶就把銀兩書信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三月念八日起身往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這來旺兒回到房中心中，大怒吃酒醉倒房中，口內胡說，怒起宋蕙蓮來。要殺西門慶，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你咬人的狗兒，不露齒，是言不是語，牆有縫，壁有耳，味了那黃湯，挺那兩覺，打發他上床睡了。到次日走到後邊，串玉簫房裡請出西門慶，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僻靜處說話。玉簫在後門首替他觀風，婆娘甚是埋怨，說道：你是箇人，你原說教他去，怎麼轉了靶子，又教別人去？你乾淨是箇種子心腸，滾上滾下，燈草拐棒兒，原在不定，把你到明日蓋箇廟兒，立起箇旗杆來，就是箇謊神爺。我再不信你。

說話了，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就沒些情分兒。西門慶笑道：「不是此說，我不是也，叫他去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所以教來保去了。」

西門慶道：「我教他搭箇主管在家門首開酒店，婦人聽言，滿心歡喜，走到屋裡，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單等西門慶示下一日，西門慶在前廳坐下，着人叫來旺兒近前，桌上放下六包銀兩，說道：「孩兒，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教你往東京去，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所以教來保去了。今日這六包銀子，三伯兩你拿去，搭上箇主管在家門首開箇酒店，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也好。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領了六包銀兩，回到房中，告與老婆說。他倒拿買賣來窩盤我。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教我搭主管開酒店做買賣。」

老婆道：「恠賊黑囚，你還嗔老婆說一畝就撇了井。」

勢必事
上誘之
不得不
應局

也等慢慢來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你安分守已休再吃了酒口裡六
說白道來旺兒叫老婆把銀兩收在箱中我在街中尋夥計去也于是走
到街上尋主管尋到天晚主管也不成又吃的大醉來家老婆打發他睡
了就被玉簫走來叫到後邊去了來旺兒睡了一覺約一更天氣酒還未
醒正朦朦朧朧睡着忽聽的窗外隱隱有人叫他道來旺哥還不起來看
看你的媳婦子又被那沒廉恥的勾引到花園後邊幹那營生去了虧你
到睡的放心來旺兒猛可驚醒睜開眼看看不見老婆在房裡只認是雪
娥看見甚動靜來通信與他不覺怒從心上起道我在前面就弄鬼兒忙
跳起身來開了房門逕撲到花園中來剛到廂房中角門首不防黑影裏
拋出一條橈子來把來旺兒絆了一交只見嚮曉一聲一把刀子落地左
右閃過四五箇小廝大叫有賊一齊向前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來旺兒

道我是來旺兒進來尋媳婦子如何把我拿住了衆人不由分說一步一
棍打到廳上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西門慶坐在上面卽叫拿上來來旺
兒跪在地下說道小的睡醒了不見媳婦在房裡進來尋他如何把小的
做賊拿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與西門慶看西門慶大怒罵道衆
生好度人難度這廝真是箇殺人賊我倒見你杭州來家叫你領三百兩
銀子做買賣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喝令左右
與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兩銀子來衆小廝隨卽押到房中蕙蓮正
在後邊同玉簫說話忽聞此信忙跑到房裡看見了放聲大哭說道你好
好吃了酒睡罷平白又來尋我做甚麼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一面
開箱子取出六包銀兩來拿到廳上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內中止有一
包銀兩餘者都是錫鉛錠子西門慶大怒因問如何抵換了我的銀兩往

那里去了。趁早實說。那來旺兒哭道：爹擡舉小的做買賣，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西門慶道：你打下刀子，還要殺我。刀子現在，還要支吾甚麼。因把來與兒叫來面前跪下，執証說：你從某日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噴爹不與你買賣做。這來旺兒只是嘆氣，張開口兒，合不的。西門慶道：既証刀杖明白，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只見宋蕙蓮雲鬢撩亂，衣裘不整，走來廳上，向西門慶跪下，說道：爹，此是你幹的營生，他好好進來尋我，怎把他當賊拿了。你的六包銀子，我收着。原封兒不動，平白怎的抵換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為甚麼，你只因他甚麼打與他一頓，如今拉着送他那里去。西門慶見了他回噴，作喜道：媳婦兒，關你甚爭。你起來，他無禮膽大，不是一日見藏着刀子要殺我。你不知道，你自安心沒你之事。因令來安兒好攙扶你，嫂子回房去休要慌。

入面前
說軟媚
情語者
不要臉
矣

嚇他那蕙蓮只顧跪着不起來說爹好狠心。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我恁說着，你就不依依兒。他雖故吃酒，並無此事。纏得西門慶急了，教來安兒勸他起來，勸他回房去了。到天明，西門慶寫了柬帖，叫來興兒做于証，揣着狀子，押着來旺兒往提刑院去。說某日酒醉，持刀夤夜殺害家主，又抵換銀兩等情，纔待出門，只見吳月娘走到前廳，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說：

月娘不
肯頭投
好及就
辦所以
的便後
趣

道：奴才無禮，家中處分他便了，又要拉出去驚官動府，做甚麼。西門慶聽言圓睜二目，喝道：你婦人家，不曉道理。奴才安心要殺我，你倒還教饒他罷。牙是不聽月娘之言，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月娘當下羞赧而退，回到後邊，向玉樓眾人說道：如今這屋裡亂世為王，九尾狐狸精出世，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你就賴他做賊，萬物也要箇着實纔好。拿紙棺材糊人成個道理，恁沒道理。昏君行貨，宋

蕙蓮跪在當面哭泣，月娘道：「孩兒你起來，不消哭你。漢子恒數問不的他，死罪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俺們說話不中聽。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玉樓向蕙蓮道：「你爹正在箇氣頭上，待後慢慢的俺每再勸他，你安心回房去罷。」按下這裡不題。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西門慶先差玳安送了一百石白米與夏提刑賀千戶，二人受了禮物，然後坐廳來與兒遞上呈狀看了，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見財起意，抵換銀兩，恐家主查算，寅夜持刀突入後廳謀殺家主等情。心中大怒，把來旺叫到後廳跪下，這來旺兒告道：「望天官爺察情，容小的說，小的便說，不容小的說，小的不敢說。」夏提刑道：「你這厮見獲贓証，明白勿得推調，從實與我說來，免我動刑。」來旺兒悉把西門慶初時令某人將藍段子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如今故入此罪，要墊害箇霸妻子一節，訴說一遍。夏提刑大喝了一聲，令

廿六

左右打嘴巴，說你這奴才欺心背主，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配與你為妻，又把資本與你做買賣，你不思報本，却倚醉齷，夜突入臥房持刀殺害，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也不敢使人了。來旺兒口還叫冤屈，被夏提刑叫過來與兒過來執証，那來旺兒有口說不得了，正是

會施天上計

難免目前災

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把來旺兒夾了一夾，打了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分付獄卒帶下去收監。來興兒、鉞安兒來家，回覆了西門慶話，西門慶滿心歡喜，分付家中小厮舖蓋飯食，一些都不許與他送進去。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厮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蕙

并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安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娥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是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會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他性兒還放他出來還叫他做買賣婦人搜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達你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他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箇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

詞愈亂
耐情他
談笑人
多不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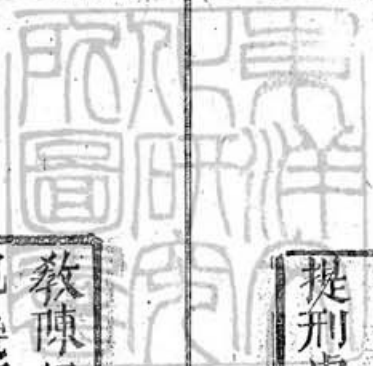
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望去。咱兩箇自在頑耍。婦人道着來。親親隨你。張主便了。說畢兩個閉了門兒。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裋兒。只單吊着兩條裋子。遇見西門慶在那里。便掀開裋子。就幹。于是二人解佩露甄妃之玉。齊着點。漢署之香。雙鳧飛肩。雲雨一席。婦人將身帶的白銀條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着松柏兒。并排草。挑着嬌香美愛四個字。把與西門慶喜的心中。要。不的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與他買菓子。吃再三安撫。他不消憂慮。只怕憂慮壞了你。我明日寫帖子對夏大人說。就放他出來。說了一回。西門慶恐有人來。連忙出去了。這婦人得了西門慶此話。到後邊對衆丫鬚媳婦詞色之間。未免輕露。孟玉樓早已知道。轉來告潘金蓮說他多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另替他娶一箇。怎的要

買對門喬家房子，把媳婦子吊到那里去，與他三間房住，又買箇丫頭伏侍他，與他編銀絲髮髻，打頭面，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就和你我輩一般，甚麼張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潘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時

忿氣滿懷無處着

雙腮紅上更添紅

說道真箇繇他，我就不信了。今日與你說的話，我若教賊奴才淫婦與西門慶做了第七箇老婆，我不喇嘴說，就把潘字倒過來，玉樓道：漢子沒正條的大姐姐，又不管咱，每能走不能飛到的那些兒，金蓮道：你也忒不長俊，要這命做甚麼活，一百歲叙肉吃他，若不依我，拚着這命擯兌在他手裡，也不差甚麼。玉樓笑道：我是小膽兒，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纏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翡翠軒書房裡坐的，正要教陳敬濟來寫帖子，往夏提刑處說要放來旺兒出來，被金蓮驀地走到跟前，搭伏着書桌兒問你



設出許多未必然之想說得事多可慮命連口帶珠可畏

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西門慶不能隱諱，因說道：我想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放他出來罷。婦人止住小廝，且不要叫陳姐夫來，坐在傍邊，因說道：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原來是箇隨風倒舵順水推船的行貨子。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窩與他吃，他還只疼他的漢子，依你如今把那奴才放出來，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了教他奴才好藉口，你放在家裡，不葷不素，當做甚麼人兒看，成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奴才又見在待要說道：奴才老婆，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致的，在人跟前，上頭上臉，有些樣兒，就另替那奴才娶一箇着，你要了他，這老婆往後，恍忽你兩箇坐在一答裡，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或做甚麼見了，有箇不氣的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不站起來，是先不先，只這箇就不雅相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話，只家中大小把你

此等論
頭似從
武大身
上得來

也不着在意裡。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既要幹這營生。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你就接着他老婆也放心。幾句又把西門慶念翻轉了。反又寫帖子送與夏提刑。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一頓拷打。拷打的通不。像模樣。提刑兩位官。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監獄中上下。都受了西門慶財物。只要重不要輕。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名喚陰騰。乃山西孝義縣人。極是箇仁慈正直之士。因見西門慶要陷害此人。置謀他妻子。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與提刑官抵面相講。兩位提刑官。以此掣肘難行。延挨了幾日。人情兩盡。只把他當廳責了四十論。箇廝解原籍。徐州爲民。當查原贖。花費十七兩鉛錫五包。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與兒領回。差人寫箇帖子回覆了。西門慶隨教卽日押發起身。這里提刑官當廳押了一道公文。差兩箇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已是打的稀爛。釘了扭。上了封皮。限卽

畢竟
人有見
識

日起前。逕往徐州管下交割。可憐這來旺兒。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沒錢使用。弄的身體狼狽。衣服藍縷。沒處投奔。哀告兩箇公人說。兩位哥在上。我打了一場屈官司。身上分文沒有。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處。有我的媳婦兒。并衣服箱籠。討出來變賣了。知謝二位。并路途盤費。也討得一步鬆寬。那兩箇公人道。你好不知道理。你家主。旣擺佈了一場。他又肯發出媳婦。并箱籠與你。你還有甚親故。俺們看陰師。父面上。瞞上不瞞下。領你到那里。胡亂討些錢米。勾你路上盤費便了。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來旺道。二位哥哥。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我央浼兩三位親隣。替我美言討討兒。無多有少。兩個公人道。也罷。我們就押你去。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伯爵推不在家。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勉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討媳婦箱籠。西門慶也不出來。

使出五、六個小廝一頓棍打出來，不許在門首纏擾。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得。他媳婦兒宋蕙蓮在屋裡瞞的鉄桶相似，並不知一字。西門慶分付那箇小廝走漏消息，決打二十板。兩箇公人又押到他丈人賣棺材的宋仁家來。旺兒如此這般對宋仁哭訴其事，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兩箇公人一吊銅錢，一斗米，路上盤纏，哭哭啼啼，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往徐州大道而來，正是——

若得苟全痴性命

也甘饑餓過平生

不說來旺兒遁解徐州去了，且說宋蕙蓮在家，每日只盼他出來。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到外邊衆人都吃了，轉回來，蕙蓮問着他，只說哥吃了，監中無事，若不是也放出來了。連日提刑老爺沒來衙門中問事，也只在二日來家。西門慶又哄他說：我差人說了，不久即出。婦人以爲信實，一日

風裡言風裡語，聞得人說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不知怎的去了。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都不說，忽見鉞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叫住問他：你旺哥在監中好麼？幾時出來？鉞安道：嫂子我告訴你，知了罷。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蕙蓮問其故，這鉞安千不合萬不合，如此這般，打了四十六板，遁解原籍徐州家去了。只放你心裡，休題我告訴你，說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聽了此言，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我的人，樂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你做奴才一場，好衣服沒魯掙下一件，在屋裡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曉得哭了一回。取一條長手巾，拴在臥房門樞上，懸梁自縊，不想來昭妻一丈青，住房正與他相連，從後來聽見他屋裡哭了一回，不見動靜，半日只聽喘息之聲，扣房門叫他不應。

蕙蓮
為將
社仇
效法
死即
離除
金蓮
免遠

慌了手脚，教小厮平安兒撬開窗戶進去，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在門樞上正吊得好，一面解救下來，開了房門，取姜湯擦灌，須臾，嚷的後邊知道。吳月娘率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李瓶兒、玉簫、小玉都來看視。賁四娘子兒也來瞧，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只顧哽咽白哭，不出聲來。月娘叫着，他只是低着頭，口吐涎痰，不答應。月娘便道：「原來是箇傻孩子，你有話只顧說便好，如何尋這條路起來？」又令玉簫扶着他，親叫道：「蕙蓮孩兒，你有甚麼心事，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問了半日，那婦人哽咽了一回，大放聲，排手拍掌哭起來。月娘叫玉簫扶他上炕，他不肯上炕。月娘眾人勸了半日，回後邊去了。止有賁四嫂同玉簫相伴在屋裡，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令玉簫攙他上炕去罷。玉簫道：「剛纔娘教他上去，他不肯去。」西門慶道：「好強孩子，冷地下冰着你，你有話

半是想來，半是恨，半是門慶不聽已言，故抗念不同非作志以要寬也。

對我說如何這等拙智，蕙蓮把頭搖着說道：「爹你好人兒，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你原來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人活埋慣了，害死人還看出殮的。你成日間只哄着我，今日也說放出來，明日也說放出來，只當端的好出來，你如遁解他也和我說聲兒，暗暗不通風，就解發遠遠的去了。你也要合憑箇天理，你就信着人幹下這等絕戶計。」

把圈套兒做的成成的，你還瞞着我，你就打發兩箇人都打發了，如何畱下我做甚麼？西門慶笑道：「孩兒，不關你事，那厮壞了，事所以打發他，你安心，我自處因令玉簫你和賁四娘子相伴，他一夜兒，我使小厮送酒來，你每吃說畢往外去了。賁四嫂良父扶他上炕坐的，和玉簫將話兒勸解他。西門慶到前邊舖子裡問傅夥計支了一吊錢，買了一錢酥燒拿盒子，盛了，又是一瓶酒，使來安兒送到蕙蓮屋裡，說道：「爹使我送這箇與嫂子。」

此時送此物來自人

吃蕙蓮看見一頭罵賊囚根子，趁早與我拿了去省的。我摔一地來安兒道：「嫂子收了罷，我拿回去。」爹又要打我，便就放在桌子上。蕙蓮跳下來，把酒拿起來，纔待趕着摔了去，被一丈青攔住了。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正相伴他坐的，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叫他媽道：「爹門外頭來家要吃飯，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到一丈青門首，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我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因問賁四嫂那裏去。賁四嫂道：「俺家的門外頭來了，要吃飯，我到家瞧瞧就來。」我只說來看看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誰知到把我來掛住了。惠祥道：「剛纔爹在屋裡，他說甚麼來。」賁四嫂只顧笑，說道：「看不出他，旺官娘子原來也是箇辣菜根子，和他大爹白搽白折的平上，誰家媳婦兒有這箇道理。」惠祥道：「這箇媳婦兒比別的媳婦兒不同，從公公身上拉下來的。」媳婦兒這一家大小，誰如他說，畢惠

說得花
花哄哄
雖缺人
亦動舌
公名理
不知被
此等言
語害了
多非與
飾然能
于死生
貴賤之
際感悲
不其
情亦自
可悲
如此語
使金蓮
聞之應

祥去了一丈青道：「四嫂，你到家快來。」賁四嫂道：「甚麼話，我若不來惹他，大爹就怪死了。」却說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簫伴他睡，慢慢將言詞勸他，說道：「宋大姐，你是箇聰明的，趁恁妙齡之時，一朵花初開，主子愛你，也是緣法相投。你如今將上不足，比下有餘，守着主子強如守着奴才。他已是去了，你恁煩惱，不打緊，一時哭的有好友，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常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往後貞節輪不到你身上，了那蕙蓮聽了，只是哭泣，每日粥飯也不吃。玉簫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也不依。金蓮惱了，向西門慶道：「賊淫婦，他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箇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却拿甚麼拴的住他心。」西門慶笑道：「你休聽他撚說，他若早有貞節之心，當初只守着厨子蔣聰不嫁來，旺兒了一面坐在前

自愧故
力納膝
也嫁來
狂爲報
蔣德仇
也今來
狂之仇
誰報難
泰蔣仇
之仇由
來壯而
報來狂
無西門
則亦不
能報恣
則來狂
之仇死
之可也
不死之
亦可也

廳上把眾小厮都叫到跟前審問來旺兒通解去時是誰對他說來趁早舉出來我也一下不打他不然我打聽出來每人三十板即與我離門離戶忽有畫童跪下說道那日小的聽見鉞安跟了爹馬來家在夾道內嫂子問他他走了口對嫂子說西門慶聽了大怒一片聲使人尋鉞安見這鉞安兒早知消息一直躲到潘金蓮房裡去金蓮正洗臉小厮走到屋裡跪着哭道五娘救小的則箇金蓮罵道賊囚猛可走來嚇我一跳你又不

此等情
節不堪
說被說
破則西
門慶自
開口動
手不得

後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裡拿着馬鞭子問奴才在那里金蓮不理他被西門慶逐屋尋遍從門背後探出鉞安來要打吃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床頂土說道沒廉恥的貨兒你臉做主了那奴才淫婦想他漢子上吊羞急拿小厮來煞氣關小厮甚事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金蓮叫小厮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不要理他等他再打你有我哩那鉞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門

這潘金蓮見西門慶留意在宋蕙蓮身上乃心生一計在後邊唆調孫雪娥說來旺兒媳婦子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備了他一篇是非他爹惱了纔把他漢子打發了前日打了你那一頓拘了你頭面衣服都是他過嘴告說的這孫雪娥聽了箇耳滿心消掉了雪娥口氣兒走到前邊向蕙蓮

玉娥水
得殊無
文理後
之一死
適足以
償

又是一樣話說說孫雪娥怎的後邊罵你是蔡家使唱的奴才積年轉主子養漢不是你背養王子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說你眼淚留著些脚後跟說的兩下都懷仇恨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四月十八日李嬌兒生日院中李媽媽并李桂姐都來與他做生日吳月娘留他同眾堂客在後廳飲酒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這宋蕙蓮吃了飯兒從早辰在後邊打了箇幌兒走到屋裡直睡到日西繇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了鬢來叫只是不出來雪娥尋不着這箇繇頭兒走來他房裡叫他說道嫂子做了玉美人了怎的這般難請那蕙蓮也不理他只顧回朝裏睡這雪娥又道嫂子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早思想好來不得你他也不得死還在西門慶家裡這蕙蓮聽了他這一句話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繇翻身跳起來望雪娥說道你沒的走來浪聲額氣他便因我弄出去了你為甚麼來打

你一頓攆的不容上前得人不說出來大家將就此便罷了何必撐着頭兒來尋趣人這雪娥心中大怒罵道好賊奴才養漢淫婦如何大膽罵我蕙蓮道我是奴才淫婦你是奴才小婦我養漢養王子強如你養奴才你倒背地偷我的漢子你還來倒自家掀騰這幾句話說的雪娥急了宋蕙蓮不妨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打在臉上通的臉上通紅說道你如何打我于是一頭撞將出兩箇就揪扭打在一處慌的來昭妻一丈青走來勸解把雪娥拉的後走兩箇還罵不絕口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你每都沒些規矩兒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都這等家反宅亂的等你主子回來看我對你主子說不說當下雪娥就往後邊去了月娘見蕙蓮頭髮揪亂便道還不快梳了頭往後邊來哩蕙蓮一聲兒不答話打發月娘後邊去了走到房內倒插了門哭泣不止哭到掌燈時分眾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可

四字春
秋得妙
以見非
為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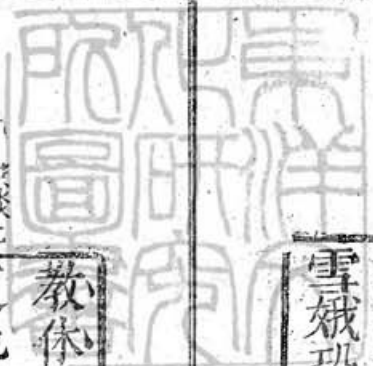
憐這婦人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腳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亡年二十五歲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
彩雲易散琉璃脆

落後月娘送李媽上桂姐出來打蕙蓮門首過房門閉着不見動靜心中甚是疑影打發李媽上娘兒上轎去了回來叫他門不開都慌了手脚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割斷腳帶解卸下來搬救了半日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但見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已赴望鄉臺星眼瞑屍猶橫地下不知精爽逝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月娘見救不活慌了連忙使小廝來與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拔樹尋根歸罪于已在上房打旋磨兒跪着月娘



淡上
一語作
細瘦了
念无情
以緊心
也作者
一絲不
亂

教休題出和他嚷鬧來月娘見他嚇得那等腔兒心中又下般不得因說道此時你恁害怕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只說蕙蓮因思想他漢子哭了一日起後邊人亂不知多咱尋了自盡西門慶便道他恁箇拙婦原來沒福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報到縣至李知縣手裡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他管銀器家伙因失落一件銀鍾恐家主查問見責自縊身死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子知縣自恁要做分上胡亂差了一員司吏帶領幾個伴作來看了一具棺材討了一張紅票責四來與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與了火家五錢銀子多架些柴薪纔侍發火燒燬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打聽得知走來攔住叫起屈來說他女兒死的不明白稱西門慶因倚強姦我女貞節不從威逼身死我還要撫按告狀誰敢燒化尸首那眾火家都亂走了不敢燒責四

來與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裡來回話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

詞曰

錦帳鴛鴦繡衾鸞鳳一種風流千種態看雪肌雙豔玉簫暗品鸚
舌偷嘗屏掩猶斜香冷回嬌眼盼檀郎道千金一刻須憐惜早
漏催銀箭星沉網戶月轉迴廊

右調 姪女兒

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具言到東京先見稟事的
管家下了書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把禮物收進去交付明白老



爺分付不日寫書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按侯爺把山東滄洲鹽客王霽
雲等一十二名寄監者盡行釋放翟叔多上覆爹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
好友教爹上京走走他有話和爹說這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旋即使他
回喬大戶話去只見賁四來興走來見西門慶和來保說話立在傍邊來
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西門慶問賁四你每燒了回來了那賁四不敢言
語來與兒向前附耳低言說道宋仁走到化人場上攔着屍首不容燒化
聲言甚是無禮小的不敢說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聽了心中大怒罵
道這少死光棍這等可惡即令小廝請你姐夫來寫帖兒就差來安兒送
與李知縣隨即差了兩箇公人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裡反問他打網
詐財倚屍箇賴當廳一夾二十大板打的鮮血順腿淋漓寫了一紙供狀
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併責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門慶家人即將屍燒

化訖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歸家着了重氣害了一場時疫不上幾日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失曉人家逢五道

溟冷饑鬼撞鐘馗

西門慶剛了畢宋蕙蓮之事就打點三百兩金銀交顧銀率領許多銀匠在家中捲棚內打造恭太師上壽的四陽捧壽的銀人每一座高尺有餘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尋了兩副玉桃盃兩套杭州織造的大紅五彩羅段紵絲蟒衣只少兩疋玄色焦布和大紅紗蟒一地理拿銀子尋不出來李瓶兒道我那邊樓上還有幾件沒裁的蟒等我瞧去西門慶隨即與他同往樓上去尋揀出四件來兩件大紅紗兩件玄色焦布俱是織金邊五彩蟒衣比織來的花樣身分更強幾倍把西門慶歡喜的要不的于是打包還着來保同吳玉管五月二十八日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

過了兩日却是六月初一日天氣十分炎熱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一輪火傘當空無半點雲霧真乃爍石流金之際有一詞單道這熱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雲焰焰燒天空

日輪當午疑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渴

何當一夕金風發

爲我掃除天下熱

這西門慶起來遇見天熱不魯出門在家撒髮披襟避暑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看着小廝每打水澆花草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着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西門慶令來安兒拿小噴壺兒看着澆水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密合色紗挑線縷金拖泥裙子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金蓮是銀紅比甲惟金蓮不戴冠兒拖着一窩子梳

州。攢。翠。雲。子。網。兒。露。着。四。髻。額。上。貼。着。三。箇。翠。面。花。兒。越。顯。出。粉。面。油。頭。
不。唇。皓。齒。兩。箇。携。着。手。兒。笑。嘻。嘻。慕。地。走。來。看。見。西。門。慶。澆。花。兒。說。道。你。
原。來。在。這。里。澆。花。兒。哩。怎。的。還。不。梳。頭。去。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
這。里。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
拿。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
道。恁。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朵。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
頭。早。已。摘。下。幾。朵。來。浸。在。一。隻。翠。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插。下。
恁。幾。朵。來。放。在。這。里。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
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抵。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
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
我。聽。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

金蓮之
麗嬌嬌
致念
愈奇真
可謂一
種風流
千種能
使人死
之不能
釋手捨
卷不能
去

情出
入心

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朵花兒與我我只替你叫唱的也該與我一朵兒
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
了孟三兒來你却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
淫婦兒這上頭也插箇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朵金蓮簪子雲髻之傍方
纔往後邊去了止撒下李瓶兒西門慶見他紗裊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
影中玲瓏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輒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
李瓶兒按在一張涼椅上揭起湘裊紅褲初褪倒掬着隔山取火幹了半
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金蓮不會往後邊叫玉樓去走到
花園角門首想了想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回來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
榻子外潛聽聽勾多時聽見他兩箇在裡面正幹得好只聽見西門慶與
李瓶兒道我的心肝你達不愛別的愛你好箇白屁股兒今日儘着你達

漏兒受
孕却從
此中點
出絕不
手鋪直
效

受用良久又聽的李瓶兒低聲叫道親達達你省可的擯罷奴身上不方
便我前番吃你弄重了些把奴的小肚子疼起來這兩日纔好些兒西門
慶因問你怎的身上不方便李瓶兒道不瞞你說奴身中已懷臨月孕望
你將就此兒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說道我的心肝你怎不早說既然如
此你爹胡亂耍耍罷于是樂極情濃怡然感之兩手抱定其股一泄如注
婦人在下躬股承受其精良久只聞得西門慶氣喘吁吁婦人鶯鶯聲軟
都被金蓮在外聽了正聽之間只見玉樓從後驀地走來便問五丫頭在
這裡做甚麼兒那金蓮便搵手兒兩箇一齊走到軒內慌的西門慶婆手
脚不迭問西門慶我去了這半日你做甚麼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西
門慶道我等着丫頭取那茉莉花肥皂來我洗臉金蓮道我不好說的已
巴掌那肥皂洗臉恠不的你的臉洗的比人家屁股還白那西門慶聽了

也不着左意裡落後梳洗畢與玉樓一同坐下因問你在後邊做甚麼帶
了月琴來不曾玉樓道我在後邊替大姐姐穿珠花來到明日與吳舜臣
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月琴春梅拿了來不一時春梅來到說花兒都
送與大娘二娘收了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不一時冰盆內沉李浮瓜涼
亭上偎紅倚翠玉樓道不使春梅請大姐姐西門慶道他又不飲酒不消
邀他去當下西門慶上坐三箇婦人兩邊打橫正是得多少壺斟美釀盤
列珍羞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只坐豆青磁涼墩兒孟玉樓叫道五姐
你過這椅兒上坐那涼墩兒只怕冷金蓮道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
胎怕甚麼須與酒過三巡西門慶叫春梅取月琴來教與玉樓取琵琶教
金蓮彈你兩箇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虎我聽金蓮不肯說道我兒誰養
的你恁乖俺每唱你兩人到會受用快活我不也教李大姐拿了椿樂器

即相如
請秦王
摩非之
意一咳

不肯吃

兒西門慶道他不會彈甚麼金蓮道他不會教他在傍邊代板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一面令春梅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教李瓶兒拿着他兩箇方纔輕舒玉指款跨絃綃合着聲唱雁過沙了鬢綉春在傍打扇須臾唱畢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與他吃了潘金蓮不住在席上只呷冰水或吃生菜子玉樓道五姐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金蓮笑道我老人家肚內沒開事怕甚麼冷糕麼羞的李瓶兒在傍臉上紅一塊白一塊西門慶駭了他一眼說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只胡說曰道的金蓮道哥兒你多說了話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你管他怎的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

江河淮海添新水

翠竹紅榴洗濯清

十七

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落院之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想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箇一答兒裡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于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着西門慶排手衆人齊唱

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零亂漸輕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溪院黃昏懶去眠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又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回船歸晚只見玉繩

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携素手整雲鬟月照紗厨人未眠前合
 節節高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草邊開亭畔坐來不
 覺神清健蓬萊閨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衆人唱着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往後去了潘
 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
 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拉着只一輪險此不
 輪了一交婦人道恠行貨子他兩箇都走去了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西
 門慶道咱兩箇在這太湖石下取酒來投箇壺兒耍子吃三盃婦人道恠
 行貨子放着亭子上不去投平白在這裡做甚麼你不信使春梅小肉兒
 他也不替你取酒來西門慶因使春梅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揚長

的去了婦人接過月琴彈了一回說道我問孟三兒也學會了幾句兒了

一壁彈着見太湖石畔石榴花經雨盛開戲折一枝簪子雲髻之傍說道
 我老娘帶箇三日不吃飯眼前花被西門慶聽見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
 蓮扛將起來戲道我把這小淫婦不看世界面上就合死了那婦人便道
 恠行貨子且不要發訕等我放下這月琴着于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臺
 邊因說道我的兒適纔你和李瓶兒合搗去罷沒地扯鬚兒來纏我做甚
 麼西門慶道恠奴才單管只胡說誰和他有甚事婦人道我兒你但行動
 瞞不過當方土地老娘是誰你來瞞我我往後邊送花兒云你兩箇幹的
 好營生兒西門慶道恠小淫婦兒休胡說于是按在花臺上就親嘴那婦
 人連忙吐舌頭在他口裡西門慶道你教我聲親達達我饒了你放你起
 來罷那婦人強不過叫了他聲親達達我不是你那可意的你來纏我怎



的兩箇正是

弄情鶯舌于中巧

着雨花枝分外妍

兩箇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里投壺耍子兒去因把月琴跨在

臄膊上彈着我梁州序後半截

節節高

清宵思爽然好凉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

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前合

尾聲

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懶閑拚取歡娛歌笑噎

兩人並有而行須臾轉過碧池林過了香亭從翡翠軒前穿過來到葡萄架下觀看端的好一座葡萄架但見

四面雕欄石甃周圍翠葉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墜流蘇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縫七馬乳水晶丸裡沬瓊漿滾七綠珠金屑架中含翠幄乃西域移來之種隱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時花木觀幽葩明月清風無價買

二人到于架下原來放着四箇涼墩有一把壺在傍金蓮把月琴倚了和

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撥着菓盒七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

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

那里尋你每去誰知驀地這里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揭開盒裡

邊攢就的八榻細巧菓菜一小銀素兒葡萄酒兩箇小金蓮蓬鍾兒兩隻

牙筋兒安放一張小凉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

過橋翎花倒入雙飛雁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洞珍珠倒

捲簾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里畧儻。兒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罷麼。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揉着頭兒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兒抱了涼蓆。枕衾來。婦人分付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紗衫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回來見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涼簾。枕衾。停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于衽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兒。手弄白紗扇兒。搖涼。西門慶看見。怎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涼墩上。先將脚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精流出。如蝸之

吐涎。一面又將婦人紅綉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脚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大張紅鈎。赤露鷄舌。內吐。西門慶先倒覆着身子。執塵柄抵牝口。賣了箇倒入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陰中淫氣連線。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沒口子。呼叫達。不絕。正幹在美處。只見春梅盪了酒來。一眼看見。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假山頂上。臥雲亭那里。搭伏着棋桌兒。弄棋子。耍子。西門慶擡頭看見。點手兒。叫他不下來。說道。小油嘴。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于是撇了婦人。大杖步從石磴上。走到亭子上來。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小道兒。下去打藏。春塢雪洞兒裡穿過去。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欲待藏躲。不想被西門慶撞見。黑影裡攔腰抱住。說道。小油嘴。我却也尋着你了。遂輕。抱到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鍾酒。着一面接他坐在

腿上兩箇一遞一口飲酒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便說道不知
你每甚麼張致大青天白日裡一時人來撞見恠模恠樣的西門慶問道
角門子闕上了不曾春梅道我來時扣上了西門慶道小油嘴看我投箇
肉壺名喚金彈打銀鵝你瞧若打中一彈我吃了一鍾酒于是向冰壺內取
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一連打了三箇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
了三鍾藥五香酒旋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婦人吃又把一箇李子放
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淫水直流只是朦朧星
眼四肢驕然于枕簾之上口中叫道好箇作恠的冤家捉弄奴死了鶯聲
顫掉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只顧吃酒不理他吃來吃去你臥在
醉翁椅兒上打睡就睡着了春梅見他醉睡走來摸摸打雪洞內一溜烟
往後邊去了聽見有人叫角門開了門原來是李瓶兒繇着西門慶睡

教語金
蓮雖若
感說西
門慶
右戲
然一腔
愛他自
金針相
對冷於
時破面
龍點睛
之妙

一箇時辰睜開眼醒來看見婦人還吊在架上兩隻白生生腿兒跪在兩
邊興不可遏因見春梅不在跟前向婦人道淫婦我手與你罷于是先摳
出牝中李子教婦人吃了坐在一隻枕頭上向紗褶子順袋內取出淫器
包兒來使上銀托子次用硫黃圈束着根子初時不肯深入只在牝口子
來回播提急的婦人仰身迎播口中不住聲叫達達快些進去罷急壞了
淫婦了我曉的你惱我爲李瓶兒故意使這促恰來奈何我今日經着你
手段再不敢惹你了西門慶笑道小淫婦兒你知道就好說話兒了于是
一壁幌着他心子把那話拽出來向袋中包兒裡打開捻了些閨艷聲嬌
塗在蛙口內頂入牝中送了幾送須臾那話身健奢稜暴怒起來垂首玩
着往來抽拽玩其出入之勢那婦人在枕畔朦朧星眼呻吟不已沒日子
叫大鬢髮達達你不知使了甚麼行貨子進去罷了淫婦的愁心癢到骨

髓裡去了。可憐見。饒了罷。淫婦口裡說死的言語都叫出來。這西門慶一上手就是三四百回。兩隻手倒按在腕席。仰身竭力。巡播揪幹抽沒。至脛復送至根者。又約一百餘下。婦人以帕不住在下抹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祗蓆爲之皆濕。西門慶行貨子。沒稜露腦。往來逗逼不已。因向婦人說道。我要耍箇老和尚。撞鐘。忽然你身望前。只一送。那話攆進去了。直抵牝屋之上。牝屋者。乃婦人牝中深極處。有屋如含苞。花蓋到此處。男子莖首。覺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觸疼。急跨其身。只聽磕磕响了一聲。把箇硫黃圈子折在裡。面婦人則目瞑。氣息微有聲嘶。舌尖冰冷。四肢收斂。于祗蓆之上。西門慶慌了。急解其縛。向牝中。掘出硫黃圈子。折做兩截。于是把婦人扶坐半日。星眸驚閃。甦省過來。因向西門慶作嬌泣聲。說道。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今後再不可這般所爲。不是

要處。我如今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西門慶見日色已西。連忙替他披上。衣裳。叫了春梅。秋菊。來收拾衾枕。同扶他歸房。春梅回來。看着秋菊收了。吃酒的家伙。纔待關花園門來。照的兒子小鐵棍兒。從花架下鑽出來。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春梅道。小囚兒。你在那里來。把了幾箇桃子。菓子。與他說道。你爹醉了。還不往前邊去。只怕他看見打你。那猴子接了菓子。一直去了。春梅關了花園門回來。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床就寢。正是

朝隨金谷宴

暮伴紅樓娃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微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詩曰

幾日深閨綉得成 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灣暖玉凌波小
 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 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 晒向窓前趁晚晴

信如生

分明機 講開來 但見其 風靡不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赤着身子婦人止着紅紗抹
 胸兒兩箇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西門慶一手樓過他粉頸一遞一口
 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暎酥胸半露嬌眼歪斜猶如
 沉醉揚妃一般纖手不住只向他腰裡摸弄那話那話因驚銀托子還帶
 在上面軟叮嚀毛都魯的繫垂俾長西門慶戲道你還弄他哩都是你頭
 裡說他風病來了婦人問怎的風病西門慶道既不是風病如何這軟
 癱熱化起不來了你還不去央及他央及兒哩婦人笑揪了他一眼一
 面蹲下身子去枕着他一隻腿取過一條褲帶兒來把那話拴住用手提

見其 可謂化 腐真為 神奇矣

着說道你這廝頭裡那等頭暈七股睜七把人奈何昏昏的這咱你推風
 症裝佯死兒提弄了一回放在粉臉上偎襯良久然後將口吮之又用舌
 尖挑砥其蛙口那話登時暴怒起來裂爪頭凹眼睜圓落腮鬚挺身直豎
 西門慶亦發坐在枕頭上令婦人馬爬在紗帳內儘着吮啞以暢其美俄
 而淫思益熾復與婦人交接婦人哀告道我的達七你饒了奴罷又要促
 弄奴也是夜二人淫樂為之無度有詩為証

戰酣樂極雲雨歇嬌眼歪斜手持玉莖猶堅硬告才郎將就些些滿飲
 金杯頻勸兩情似醉如癡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婦人約飯時起來換睡鞋尋
 昨日脚上穿的那雙紅鞋左來右去少一隻問春梅春梅說昨日我和爹
 搗扶着娘進來秋菊抱娘的舖蓋來婦人叫了秋菊來問秋菊道我昨日

秋菊
不必言
金蓮
醜妻亦
得他捨
白一
方波

沒見娘穿着鞋進來。婦人道：你看胡說，我没穿鞋進來，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裡沒有婦人罵道：賊奴才，還粧憨兒，無過只在這屋裡，你替我老實尋是的。這秋菊三間屋裡，床上床下，到處尋了一遍，那里討那隻鞋來。婦人道：端的我這屋裡有鬼攝了我這隻鞋去了。連我脚上穿的鞋都不見了。要你這奴才在屋裡做甚麼。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裡，沒曾穿進來。婦人道：敢是合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沒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這賊奴才，往花園裡尋去，尋出來，便罷。若尋不出來，叫他院子裡頂着石頭跪着。這春梅真箇押着他花園到處，并葡萄架跟前尋了一遍，見那里得來，正是

都被六丁收拾去

蘆花明月竟難尋

兩個尋了一遍回來，春梅罵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兒，沒的說了。王媽

媽賣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不知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裡去，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放了那箇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噓了去，罵道：賊見鬼的奴才，又攬纏起我來了。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你抱着娘的舖蓋，就不經心瞧，還敢說嘴兒。一面押他到屋裡，回婦人說沒有鞋。婦人叫採出他院子裡，跪着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說：等我再往花園裡尋一遍，尋不着，隨娘打罷。春梅道：娘休信他，花園裡地也掃得乾，淨淨的就是針也尋出來。那里討鞋來。秋菊道：等我尋不出來，教娘打就是了。你在傍戳舌兒，怎的婦人向春梅道：也罷，你跟着這奴才，看他那里尋去。這春梅又押着他在花園山子底下，各處花池邊，松墻下，尋了一遍，沒有他也慌了。被春梅兩箇耳刮子，就拉回來見婦人。秋菊道：還有那箇雪洞裡沒尋哩。春梅道：那

尋得完
因却用
此語問
又為惡
波

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娘這一向又沒到那里我看尋不出來和你答話
于是押着他到于藏春塢雪洞內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
有又向書篋內尋春梅道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娘的鞋怎的到這
里沒的撫溜子推工夫兒翻的他恁亂騰騰的惹他看見又是一場兒你
這捶刺骨可死的成了良父只見秋菊說道這不是娘的鞋在一箇紙包
內裹着些棒兒香與排草取出來與春梅瞧可怎的有了剛纔就調唆打
我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說道是娘的怎生得到這書篋內
好蹊蹺的事于是走來見婦人婦人問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里春梅道
在藏春塢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
婦人拿在手內取過他的那隻來一比都是大紅四季花段子白綾平底
綉花鞋兒綠提根兒藍口金兒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一隻是紗綠鎖線

一隻是翠藍鎖線不仔細認不出來婦人登在腳上試了試尋出來這一
隻比舊鞋畧緊些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不
敢拿到屋裡悄悄藏放在那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看了一回說道
這鞋不是我的奴才快與我跪着去分付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那秋
菊哭起來說道不是娘的鞋是誰的鞋我饒替娘尋出鞋來還要打我若
是再尋不出來不知還怎的打我哩婦人罵道賊奴才休說嘴春梅一面
掇了塊大石頭頂在他頭上婦人又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嫌房裡熱
分付春梅把粧臺放在玩花樓上梳頭去了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早晨
從舖子裡進來尋衣服走到花園角門首小鐵棍兒在那里正頑着見陳
敬濟手裡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便問姑夫你拿的甚麼與了我耍子罷
敬濟道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來贖我尋出來與他那小猴子笑嘻嘻

道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敬濟道傻孩子此是人家當的你要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那猴子便向腰裡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與敬濟看敬濟便問是那裏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對你說了罷我昨日在花園裡耍子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兒在葡萄架兒底下搖搖擺擺（說其）落後俺爹進去了我尋俺春梅姑娘要菓子吃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敬濟接在手裡曲似天邊新月紅如退瓣蓮花把在掌中恰剛三寸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便道你與了我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問你要哩敬濟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這敬濟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尋思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不怕他不上帳

兒正是

時人不用穿針線

那得工夫送巧來

關口便
令人解
願
寫得老
光影
秀人心
魄
習眼俱
有勾挑
意妙甚

陳敬濟袖着鞋逕往潘金蓮房來轉過影壁只見秋菊跪在院內便戲道小大姐爲甚麼來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金蓮在樓上聽見便叫春梅問道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乾淨這奴才沒頂着春梅道是姑夫來了秋菊頂着石頭哩婦人便叫陳姐夫樓上没人你上來這小夥兒打步撩衣上的樓來只見婦人在樓上前面開了兩扇窗兒掛着湘簾那里臨鏡梳粧這陳敬濟走到傍邊一箇小杌兒坐下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紅絲繩兒扎着一窩絲纒上戴着銀絲髮髻還墊出一絲香雲髮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露着四髻打扮的就是活觀音須臾婦人梳了頭撥過粧臺去向面盆內洗了手穿上衣服喚春梅拿

忪情入
踏語竟
一日不
忘

茶來與姐夫吃，那敬濟只是笑不做聲。婦人因問姐夫笑甚麼，敬濟道：「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婦人道：「賊短命，我不見了，問你甚事，你怎的曉得敬濟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你倒訛起我來。』」說我去了，抽身往樓下就走。被婦人一把手拉住，說道：「恠短命，會張致的來。」旺兒媳婦子死了，沒了想頭了，却怎麼還認的老娘。因問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這敬濟向袖中取出來，提着鞋，拽靶兒，笑道：「你看這箇是誰的？」婦人道：「好短命，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鞋去了。」教我打着丫頭，遠地里尋敬濟道：「你怎的到得我手裡？」婦人道：「我這屋裡再有誰來，敢是你賊頭鼠腦偷了我這隻鞋去了。」敬濟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這兩日又不往你屋裡來，我怎生偷你的？」婦人道：「好賊短命，等我對你爹說，你倒偷了我鞋，還說我不害羞，敬濟道：『你只好拿爹來，說我罷了。』」婦人道：「你好小膽兒，明知道和

婦挑軟
靴底在
西門慶
之上

來旺兒媳婦子七箇八箇，你还調戲他，你幾時有此忌憚兒的？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這鞋怎落在你手裡？趁早實哄出來，交還與我鞋，你還便宜。自古物見主不索取，但道半箇不字，教你死在我手裡。敬濟道：「你老人家是箇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刁。這里無人，咱們好講。你既要鞋，拿一件物事兒我換與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了。」婦人道：「好短命，我的鞋應當還我，教換甚物事兒與你？」敬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敬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我。一心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箇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箇纏。」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有詩為証：

郎君見妾下蘭階
不啻露泥藏袖裡

來索織織紅綉鞋
只言從此事堪諧

這陳敬濟連忙接在手裡，與他深深的唱箇諾。婦人分付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見。他不是好嘴頭子。敬濟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遞與他。如此這般，是小鐵棍兒昨日在花園裡拾的。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如此這般告訴了一遍。婦人聽了粉面通紅，說道：「你看賊小奴才，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敬濟道：「你弄殺我，打了他，不打緊，敢就賴着我身上是我說的話。」高休要說罷。婦人道：「我饒了小奴才，除非饒了蝎子，兩箇正說在熱鬧處，忽聽小厮來安兒來尋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婦人連忙攬掇他出去了。下的樓來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秋菊不肯，儻說道：「尋將娘的鞋來，娘還要打我。」婦人把陳敬濟拿的

分明說
得是只
竟其蠢
人情平
想氣象
却分

鞋遞與他看，罵道：「賊奴才，你把那箇當我的鞋，將這箇放在那裡？」秋菊看見把眼瞪了半日，說道：「可是作怪的勾當，怎生跑出娘三隻鞋來了？」婦人道：「好大膽奴才，你拿誰的鞋來搪塞我？」倒說我是三隻腳的蟾，不絲分說。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得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這回教娘打我。」春梅罵道：「你倒收拾娘鋪蓋不見了，娘的鞋娘打了你這幾下兒，還敢抱恁人早道這隻舊鞋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你也推賴箇人兒，就是了。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若是我外邊叫箇小厮辣上的，打上他二三十板，看這奴才怎麼樣的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且說西門慶叫了敬濟到前廳，封尺頭禮物送賀千戶，新陞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戶，本衛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不必細說。西門慶差了鉞安送去，廳上陪着敬濟吃了飯，歸到金蓮房中。

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告訴一遍，說道：「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平白幹的勾當，教賊萬殺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被我知道，要將過來了，你不打與他，兩下到明日，慣了他，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一冲性子，走到前邊，那小猴兒不知正在石臺基，頑耍被西門慶揪住頂角，拳打腳踢，殺猪也似叫起來，方纔住了手。這小猴子儻在地下，死了半日，慌得來，照兩口子走來，扶救半日，甦醒見小廝鼻口流血，抱他到房裡，慢慢問他，方知爲拾鞋之事，惹起事來。這一丈青氣忿忿的，走到後邊，厨下指東罵西，一頓海罵，道：「賊不逢好死的淫婦，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他纔十一二歲，曉的甚麼，知道秘密，也在那塊兒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打的鼻口中流血，假若死了淫婦，王八兒也不好稱不了你，甚麼願厨房裡罵了，到前邊又罵，整罵了一二

廿八

日還不定，因金蓮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還不知道，晚夕上床宿歇，西門慶見婦人腳上穿着兩隻綠絨子睡鞋，大紅提根兒，因說道：「阿呀，如何穿這箇鞋在腳上，恁恁的不好看。」婦人道：「我只一隻紅睡鞋，倒吃小奴才將一隻弄油了，那里再討第二雙來。」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到明日做一隻兒，穿在腳上，你不知我遠達一心歡喜穿紅鞋兒，看着心裡愛。」婦人道：「恁奴才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鷄兒哩，瞞着我黃備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啼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裡，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恁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

只是家
常口頭
語說來
偏奴

又一波 寫要強 婦人那 心痴如 入骨三 分疑有 鬼神供 其筆事 到此方 結出大 意

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在手裡說道娘這箇鞋只好盛我一個腳指頭兒罷了婦人罵道賊奴才還教甚麼秘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淫婦剝作幾截子掠到毛司裡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剝箇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惟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裡有這箇心婦人道你沒這箇心你就賭了誓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你還畱着他鞋做甚麼早晚有省好思想他正經俺每和你恁一場你也没恁箇心兒還要人和你一心一計哩西門慶笑道罷了恁小淫婦兒遍有這些兒的他就在時也沒曾在你根前行差了禮法手是撻過粉

項來就親了箇嘴兩箇雲雨做一處正是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又濃有詩為証

漫吐芳心說向誰

欲于何處寄相思

相思有盡情難盡

一日都來十二時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冰鑑定終身

潘金蓮蘭湯邀午戰

詞曰

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郎偷戲去曾嗔怒來便生歡喜 奴道無心 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若箇知生死

右調點絳脣

話說到次日潘金蓮早起打發西門慶出門記掛着要做那紅鞋拿着錦

備是這

線筐兒往翡翠軒臺基兒上坐着描画鞋扇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李瓶兒問道姐姐你描金的是甚麼金蓮道要做一雙大紅素段子白綾平底鞋兒鞋尖上扣綉鸚鵡摘桃李瓶兒道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段子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我做高底的罷于是取了針線筐兩箇同一處做金蓮描了一隻丟下說道李大姐你替我描這一隻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他昨日對我說他也要做鞋哩一直走到後邊玉樓在房中倚着護炕兒也袖着一隻鞋兒哩看見金蓮進來說道你早辦金蓮道我起來的早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教我約下李大姐花園裡趕早京做些生活我纔描了一隻鞋教李大姐替我描着逕來約你同去咱三箇一搭兒裡好做因問你手裡袖的是甚麼鞋玉樓道是昨日你看我開的那雙玄色段子鞋金蓮道你好漢又早袖出一隻來了玉樓道那隻

分明矣
說睡鞋
却從平
底高底
慢思懶
入何非
脉心細

昨日就袖了這一隻又袖了好些了金蓮接過看了一回說你這箇到明日使甚麼雲頭子玉樓道我比不得你每小後生花花黎黎我老人家了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週圍拿紗綠線鎖好不好金蓮道也罷你快收拾咱去來李瓶兒那裡等着哩玉樓道你坐着吃了茶去金蓮道不吃罷拿了茶那里去吃來玉樓分付蘭香頓下茶送去兩箇婦人手拉着手兒袖着鞋扇逕往外走吳月娘在上房穿廊下坐便問你每那去金蓮道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與他描鞋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三人一處坐下拿起鞋扇你瞧我的我瞧你的都瞧了一遍玉樓便道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不如高底好着你若嫌木底子响脚也似我用毡底子却不好金蓮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他爹因我那隻睡鞋被小奴才兒偷去弄油了分付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玉樓道又說鞋哩這箇也

不是舌頭李大姐在這里聽着，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他爹打了小鐵棍兒一頓，說把他打的儻在地下死了半日，惹的一丈青不在後邊海罵罵那箇淫婦王八羔子學舌，打了他恁一頓，早是活了，若死了，淫婦王八羔子也不得清潔，俺再不知罵的是誰，落後小鐵棍兒進來，大姐問他：「他你爹爲甚麼打你？」小廝纔說：「因在花園裡耍子，拾了一隻鞋，問姑夫換圈兒來，不知甚麼人對俺爹說了，教爹打我一頓。我如今尋姑夫問他要，圈兒去也說：『早一直往前跑了。』原來罵的王八羔子是陳姐夫，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大姐沒在跟前，若聽見時，又是一場兒。金蓮問大姐：『沒說甚麼？』玉樓道：『你還說哩！』大姐好不說，你哩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禍亂的貶子休妻，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好好的從南邊來了，東一帳西一帳，說他老婆養着王子，又說他

淫婦罵的甚金蓮却不說破妙甚

月娘不開口亦

壞人多此一念成之

怎的拿刀弄杖，生生兒禍弄的打發他出去了，把箇媳婦又逼的吊死了。如今爲一隻鞋子，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你的鞋好好穿在脚上，怎的教小廝拾了，想必吃醉了，在花園裡和漢子不知怎的，餞成一塊，纔吊了鞋。如今沒的，撫羞拿小廝頂缸，又不曾爲甚麼大事，金蓮聽了，道沒的扯，淡甚麼，是。大事殺了人，是。大事了，奴才拿刀要殺王子，向玉樓道：「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咱兩箇聽見來，與兒說了一聲，說的甚麼樣兒的，你是他的。大老婆倒說這箇話，你也不管，我也不管，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他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你縱容着他，不管教他，欺大滅小，和這箇合氣，和那箇合氣，各人寬有頭債，有王你揭條我，我揭條你，吊死了，你還瞞着漢子，不說，早是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不然怎了，你這等推乾淨，說箇子話兒，左右是左右，我調唆漢子也罷，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一條提

音訴了
又勸學
百人往
一如此

擡的離門離戶，也不算恒數人，挾不到我井裡頭。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又勸道：「六姐，你我姐妹都是一箇人，我聽見的話兒，有箇不對你說，說了只放在你心裡，休要使出來。」金蓮不依他，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一五一十告西門慶說來。昭媳婦子一丈青怎的在後邊指罵，說你打了他孩子，要邏揸兒和人嚷。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記在心裡。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多虧月娘再三攔勸下，不容他在家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裡看守，替了平安兒來家守大門。後次月娘知道，甚惱金蓮不在話下。西門慶一日正在前廳坐，忽平安兒來報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喚吳神仙，在門首伺候。見爹，西門慶喚來人進見，遞上守備帖兒，然後道有請。須臾，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繫黃絲雙穗緣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年約四十之上，生得禿

清如長江皓月，貌古似太華喬松。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性，身如松聲如鐘，坐如弓走如風，但見他

能通風鑑，善究子平，觀乾象能識陰陽，察龍經明知風水。五星深講三命，秘談審格局，決一世之榮枯，觀氣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華岳修真客，定是成都賣卜人。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名爽，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日疾，特送來府上觀相。西門慶道：「老仙長會那幾家陰陽道，那幾家相法，神仙道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善曉麻衣相法，又曉六壬神

四柱便不合想
宋時算命如此

課常施藥救人，不受世財，隨時住世。西門慶聽言，益加敬重，誇道：「真乃謂之神仙也。」一面令左右放桌兒擺齋管待。神仙道：「貧道未曾觀相，豈可先要賜齋？」西門慶笑道：「仙長遠來，已定未用早齋，待用過看命未遲。」于是陪着神仙吃了些齋食，素饌擡過桌席，拂抹乾淨，討筆硯來。神仙道：「請先觀貴造。」然後觀相，尊容西門慶便說與八字，屬虎的二十九歲了。七月二十一日午時生。這神仙暗暗指指算算，良久說道：「官人貴造，戊寅年辛酉月壬午日丙午時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月令提剛辛酉，理取傷官格。子平云：傷官傷盡復生財，財旺生官福轉來。立命申宮，七歲行運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官人貴造，依貧道所講，元命貴旺，八字清奇，非貴則榮之造。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身忒旺了，幸得壬午日干丑中有癸水，水火相濟，乃成大器。丙午時丙合辛生。」

不少二字微詞
寫出不
是正路

後來定掌威權之職。一生盛旺，快樂安然，發福遷官。王生貴子，為人一生耿直幹事，無二喜則和氣，春風怒則迅雷，烈火一生多得妻財，不少紗帽。戴臨死有二子送老，今歲丁未流年丁壬相合，目下丁火來剋我者為官，為鬼必主平地登雲之喜，添官進祿之榮。大運見行癸亥戊土得癸水滋潤，定見發生日下透出紅鸞天喜，定有熊羆之兆。又命宮驛馬臨申，不過七月必見矣。西門慶問道：「我後來運限何如？」神仙道：「官人休怪我說，但八字中不宜陰水太多。後到甲子運中將壬午日沖破了，又有流星打攪，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西門慶問道：「目下如何？」神仙道：「目今流年日逢破敗，五鬼在家炒鬧，些小氣惱不足為災。都被喜氣神臨門沖散了。西門慶道：「命中有敗否？」神仙道：「年趕着月，月趕着日，實難矣。西門慶聽了，消心歡喜，便道：「先生你相我面何如？」神仙道：「請尊。」

容轉正西門慶把坐兒撥了一撥神仙相道夫相者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往吾觀官人頭圓頂短定為享福之人體健筋強決是英豪之輩天庭高聳一生衣祿無虧地閣方圓晚歲榮華定取此幾椿兒好處還有幾椿不足之處貧道不敢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神仙道請官人走兩步看西門慶真箇走了幾步神仙道你行如擺柳必主傷妻若無刑尅必損其身妻宮尅過方好西門慶道已刑過了神仙道請出手來看一看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神仙道智慧生於皮毛苦樂觀於手足細軟豐潤必享福祿之人也兩目雌雄必主富而多詐眉生二尾一生常自足歡娛根有三紋中歲必然多耗散奸門紅紫一生廢得妻財黃氣發於高曠旬日內必定加官紅色起於三陽今歲間必生貴子又有一件不敢說淚堂豐厚亦主貪花且喜得鼻乃財星驗中年之造化承漿地閣

晉末世之末結

承漿地閣要豐隆

準乃財星居正中

生平造化皆由命

相法玄機定不容

神仙相畢西門慶道請仙長相相房下眾人一箇令小廝後邊請你大娘出來于是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等眾人都跟出來在軟屏後潛聽神仙見月娘出來連忙道子稽首也不敢坐就立在傍邊觀相端詳了一回說娘子面如滿月家道與隆唇若紅蓮衣食豐足必得貴而生子声响神清必益夫而發福請出手來月娘從袖中露出十指春葱來神仙道乾姜之手女人必善持家照人之髮坤道定須透氣這幾椿好處还有些不足之處休恠貧道直說西門慶道仙長但說無妨淚堂黑痣若無宿疾必刑夫眼下皺紋亦主六親若冰炭

女人端正好容儀
行不動塵言有節

緩步輕如出水龜
無肩定作貴人妻

只十六字形容得本條見不堪
相異月娘退後西門慶道還有小妾輩請看看于是李嬌兒過來神仙現
筆感甚
看良久此位娘子額尖鼻小非側室必三嫁其夫肉重身肥廣有衣食而
榮華安享肩聳聲泣不賤則孤鼻梁若低非貧即夭請步幾步我看李嬌
兒走了幾步神仙道

額尖露背并蛇行

早年必定落風塵

假饒不是娼門女

也是屏風後立人

相畢李嬌兒下去吳月娘叫孟三姐你也過來相一相神仙現道這位娘
子三停平等一生衣祿無虧六府豐隆晚歲榮華定取平生少疾皆因月
李光輝到老無災大抵年宮潤秀請娘子走兩步玉樓走了兩步神位道

口如四字神清徹

温厚堪同掌上珠

威命兼全財祿有

終主刑夫兩有餘

到世便有許多損致自令人嘆
玉樓相畢叫潘金蓮過來那潘金蓮只顧嬉笑不肯過來月娘催之再三
方纔出見神仙擡頭觀看這箇婦人沉吟半日方纔說道此位娘子髮濃
髮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弯身不搖而自顫面上黑痣必主刑夫唇中
短促終須壽夭

舉止輕浮惟好淫

眼如點漆壞人倫

月下星前長不足

雖居大厦少安心

相畢金蓮西門慶又叫李瓶兒上來教神仙相一相神仙觀看這箇女人
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姑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只是多了眼光如醉
主桑中之約眉靨漸生月下之期難定現臥蚕明潤而紫色必產貴兒醉

白肩圓必受夫之寵愛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頻遇喜祥蓋謂福星明潤此幾椿好處還有幾椿不足處娘子可當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後定見哭声法令細纏鷄犬之年焉可過慎之慎之

花月儀容惜羽翰

平生良友鳳和鸞

朱門財祿堪依倚

莫把凡禽一樣看

相畢李瓶兒下去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神仙看了說道這位娘子體矮聲高額尖鼻小雖然出谷遷喬但一生冷笑無情作事機深肉重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後來必主凶亡夫四反者唇反無稜耳反無輪眼反無神鼻反不正故也

燕體蜂腰是賤人

眼如流水不廉真

當時斜倚門兒立

不為婢妾必風塵

大如容雪娥下去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神仙道這位女娘鼻梁低露破祖刑家聲若破鑼家私消散面皮太急雖溝洫長而壽亦夭行如雀躍處家室

食缺乏不過三九當受折磨

惟夫反目性通靈

父母衣食僅養身

狀貌有拘難顯達

不遭惡死也艱辛

大姐相畢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年約不上二九頭戴銀絲雲髻兒白線挑衫兒桃紅裙子藍紗比甲兒纏手纏腳出來道了萬福神仙觀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髮細眉濃稟性要強神急眼圓為人急燥山根不斷必得貴夫而生于兩額朝拱至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飛仙聲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祿三九定然封贈但吃了這左眼大早年尅父右眼小周歲尅娘左口角下這一點黑痣至

神仙語相誰射候不夫太过于刑宜恐延時術象所難

常沾啾唧之災，右腮一點黑痣，一生受夫愛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若塗珠行步輕

倉庫豐盈財祿厚

一生常得貴人憐

神仙相畢，眾婦女皆咬指以為神相。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拿拜帖回謝。吳神仙再三辭却，說道：貧道雲遊四方，風餐露宿，要這財何用？決不敢受。西門慶不得已，拿出一疋大布，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神仙方纔受之，令小童接了，稽首拜謝。西門慶送出大門，飄然而去，正是——

拄杖兩頭挑日月

葫蘆一箇隱山川

西門慶回到後廳，問月娘眾人所相何如。月娘道：相的也都好，只是三箇人想不着。西門慶道：那三箇相不着？月娘道：相李大姐有實病，到明日生

此非論揆情度勢可謂十得共九杰真屬中摘毫毫不着讀此可銷人炎宗孽薄之念

貴子他見今懷着身孕，這箇也罷了。相咱家大姐到明日受磨折，不知怎的磨折。相春梅後來也生貴子，或者你用了他各人子孫也看不見。我只不信，說他後來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沒官，那討珠冠來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西門慶笑道：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加冠進祿之榮。我那得官來？他見春梅和你每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戴着銀絲雲髻兒，只當是我親生女兒一般。或後來匹配名門，招箇貴婿，故說有珠冠之分。自古算的着命，算不着好相。逐心生相，隨心滅。周大人送來咱不好，豈了他的教他相相除疑罷了。說畢，月娘房中擺下飯，打發吃了飯。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信步閒遊來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週圍放下簾櫺，四下花木掩映，正值日午，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襲人撲鼻，有詩為証：

綠樹陰濃夏日長

水晶簾動微風起

樓臺倒影入池塘

一架薔薇滿院香

西門慶坐於椅上以扇搖涼只見來安兒画童兒兩箇小廝來井上打水
 西門慶道教一箇來來安兒忙走向前西門慶分付到後邊對你春梅姐
 說有梅湯提一壺來我吃來安兒應諾去了半日只見春梅家常戴着銀
 絲雲髻兒手提一壺蜜煎梅湯笑嘻嘻走來問道你吃了飯了西門慶道
 我在後邊吃了春梅說噴道不進房裡來說你要梅湯吃等我放在冰裡
 湃一湃你吃西門慶點頭兒春梅湃土梅湯走來扶着椅兒取過西門慶
 手中芭蕉扇兒替他打扇問道頭裡大娘和你說甚麼西門慶道說與神
 仙相回一節春梅道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教大娘說有硃冠只怕輪不
 到他頭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從來旋的不圓飲的圓

想得
善故笑

更趣

兩得有成心

春梅心
非一味
驚大話

各人裙帶上衣食怎麼料得定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罷西門慶笑
 道小油嘴兒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就替你上了頭於是把他搜到懷裡
 手扯着手兒頑耍問你娘在那裡怎的不見春梅道娘在屋裡教秋菊熱
 下水要洗浴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西門慶道拜我吃了梅湯混他
 混去於是春梅向冰盆內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湃骨之
 涼透心沁齒如甘露酒心一般須臾吃畢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
 來到金蓮房中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蛳牀上原是因李瓶
 兒房中安着一張螺蛳厰牀婦人旋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
 也買了這一張螺蛳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都是螺蛳攢造化草翎毛掛
 着紫紗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體止着紅綃抹胸兒蓋着紅紗衾枕
 着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

慣將餘
波作態

薄繡短襦上牀安放炕桌菓酌飲酒教秋菊取白酒來與你爹吃又拿菓
餡餅與西門慶吃恐怕他肚中飢餓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庄子酒來
婦人纔斟了一鍾摸了摸冰涼的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上了一頭一
臉罵道好賊少死的奴才我分付教你盪了來如何拿冷酒與爹吃你不
知安排些甚麼心兒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採到院子裏跪着去春梅道
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一些兒沒在跟前你就弄下砵兒了那秋菊把
嘴谷都着口裡喃喃吶吶說道每日爹娘還吃冰湃的酒兒誰知今日又
改了腔兒婦人聽見罵道好賊奴才你說甚麼與我採過來叫春梅每邊
臉上打與他十箇嘴巴春梅道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娘只教他頂着
石頭跪着罷于是不絲分說拉到院子裡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不在
話下婦人從新叫春梅煖了酒來陪西門慶吃了幾鍾掇去酒泉放下紗

十九

帳子來分付攬上房門兩箇抱頭交股體倦而寢正是

若非群玉山頭見

多是陽臺夢裡成

第三十回

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于加官

詞曰

十千日日索花奴白馬驕駝馮子都今年新拜執金吾
侵。曠。露。桃。初。結。子。姪。花。嬌。鳥。忽。嘆。雛。閨。中。姐。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箇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
涼椅兒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
甚話說那琴童見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

極沒要
緊偏有
情景

惟囚根子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画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說看墳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怪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在外面等等兒。琴童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勾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楚探問道：爹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惟囚失張，冒勢說我一跳，有要沒緊，兩頭遊魂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間，誰說話。春梅道：琴童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



○伏○後○一○笑○微○甚○

二百五十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箇井圈打水，若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疊山子花園，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每上墳，到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釘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廚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

好時便
不竟伏
得有意
無意

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饑餐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賞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添的守門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怪。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

自是權
實門前
聲口

做好做
歹都有

兩箇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行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錄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答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腳下人捧着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禮我不當受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樵人都在那里待茶。須臾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

寫出禮
整食人
白讀不
得

提起前
事歇出
貼

見跪于階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擡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靴仙人錦綉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慶沒甚孝順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傍邊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尋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眾鹽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割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東提刑所做簡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

意修
甚捷其
太其人
之不端
已兆於
此

蔡京受
私賄
私充作
看思已
圖出一
私門矣

金的員缺，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擡書案過來，即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割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列銜金吾衛丞，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小的姓西門慶，舅子名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舅子，我觀你倒好箇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你在本處清河縣做簡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平辰，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

盈朝高揚童蔡四箇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黃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賍官汚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官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而翟謙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致私情四十常有疾病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人才女子不拘私私事以私易私一絲不亂作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

者排笑

煖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

推辭當下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同你到下處明日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你明日又費往反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你文書一面喚了箇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勛又旁即時使印發了票帖行下頭司把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箇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完備有日顧頭口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鄧通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蕭蘭香一般兒四箇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竿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舞舞裙鋪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揸着哩月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揸着來這里聽一回唱罷西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倘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臨月

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他那里是這箇月約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箇人皆畏夏日我聽那春梅弄四箇方纔箏排雁柱阮跨鮫綃啓朱唇露皓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忪懶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唬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小厮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即令平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問他月娘問道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肚子往下驚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了胎

勝得大
家忙作
一團以
劫金蓮
之氣不
獨口角
妙也

月娘好
心直根
燒香一
麻來後
五十三
回為俗

學珍壞
可笑可
恨不得
此元本
幾失本
來面目

一味搜
求訊毀
明作冤
家不顧
愚甚痴
甚然不
如此不
足見
寄如

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得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去。平白沒算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紫沒慢的。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驃子。趕了去。月娘道。一箇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箇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眾人道。那位是主家奶。李嬌兒指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娘向牀前摸了一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且

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我去。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懷入門。養一箇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多少也。一兩箇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跌小板凳兒。糊僉道。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里尋犢兒去。正說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綳接。并小褥子兒來。孟玉樓道。此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睡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蓮道。一箇是大老婆。一箇是小老婆。明日兩箇對養。十分養不

玉樓燕
然金蓮
微推開
口又引
香嫩奏
三交勢
方不宿
侯妙甚

似一毫
無味却
是至情
何物匪
心至此

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箇母雞不下蛋莫不吃了我不成又道
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
不防頭惱只低着頭弄裙帶子竝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
李瓶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不防黑影裡被臺基險些不
會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
搶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
箇紗帽戴良久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
說討喜錢分燒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慌忙洗手天地
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
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逕
自去到房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念三日也

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發李瓶兒吃了
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
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
門慶進房去見一箇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家無
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不往來看孩兒次日巴天不明起來
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麪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
門慶生了子送喜麪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
吃麵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箇姪
子來原來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箇月男子

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了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兌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妳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晉在東京回還。見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姓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晉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

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眾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晉提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日。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眾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晉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眾親隣朋友一幫。都知西門慶第六箇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趨附。送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誰來。正是

篆書印文：東坡先生印

